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七

宋 史浩 撰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其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尹固湯之所以尊信也尹之告太甲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固以是自任而不敢退託也觀此則鳴條之戰豈湯所得專乎此序書者必首言

尹相湯而不言湯用也孟子言舜以為生於諸馮卒於鳴條正以東西言也桀都安邑鳴條在其西而亳又處安邑之東今自陑之師不應越安邑而戰於鳴條先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曰陑險也自下而上曰升國在東而戰于鳴條出其不意也信如此說是尹用詭道以勝桀豈聖人之所為哉殊不知尹之伐桀非湯本心韋顧昆吾之亂湯既誅之尹因移兵以伐桀遂有鳴條之戰爾按史記桀政淫荒昆吾氏為亂湯

乃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而頌亦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此其證也黙伏之功豈不在尹乎故其卒章又曰實左右商王嗚呼尹之於湯豈尋常君臣可擬哉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卹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徳可謂至徳也已矣成湯之心亦猶是也今伊尹為湯宣言以誓衆乃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夫稱亂豈聖人之所為人亦不當以是疑聖人也是必亳之民皆有是説故以此解之也其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亳民之心可見矣夫亳民非不順服湯也使湯素有伐桀之心民之耳目久已習熟於是而用其力雖使赴

水火何不可哉今舉事之際民驚駭若此怨咨又若此有以見湯本無是心伊尹强之明矣盖尹得堯舜之道懐覲見之心皇皇然也既醜有夏則舍湯無足與有為者是以決為此舉而不辭經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尹之謂也向使一勝韋顧昆吾而遂班師湯之心也然湯之心則然亳民之心亦然其如有夏之民若大旱之望雲霓何則尹為此舉又非其私矣故曰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誠恐亳民之不

我從也夫天天命也上帝也何以知之民心其是矣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豈不信然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和其民人保其社稷諸侯之職也彼遏絶有衆不裕其力使相率而怠惰其弗協之情桀之民則然也割

剥夏邑盡取其賦使民欲與之皆亡其阽危之勢桀之社稷則然也湯為諸侯知治其國而已天子之民人社稷如是將何術以救之然而伊尹曾適有夏見桀政之暴虐憫斯民之塗炭軫納隍之慮懐撻市之辱其急若拯水火是以因韋顧昆吾之伐輔湯而為此行湯亦不自意其至是也居是時雖欲辭之有不可得是以其必往致罰之辭不得不發也其曰汝無不信朕不食言益足以知湯初無伐桀之謀今雖已

在戎行而亳民猶未信其必然也先儒謂日者人君之象夏人指桀為日謂奚其不喪似或未然其實民共苦桀皆曰死亡無日爾無他意也爾雅曰食偽也不食者謂朕言非偽從之則大賚以為賞不從則孥戮以為罰也先王舉事賞罰之明若此詳觀誓辭始憂亳民之怨咨終恐亳民之不信皆所以明湯為是舉非其本心序書者紀伐桀之功必以伊尹為首得是意也嗚呼又焉知此書非伊尹之辭乎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昔者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然而旱乾水溢尚有變置之法孰謂平其國而不可遷其社乎讀書者當以意逆之可也湯既勝夏其欲遷社者衆人之情也其不可者湯也湯既以為不可乃作夏社疑至臣扈之書夏社者意必存其祭祀若周家微子之命也疑至臣扈者意必保其餘民若周家康誥酒誥之書也然是三篇者當在夏師敗績之後

今附于此所未可曉豈此書既逸編次者失其序乎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

三朡今之定陶是也夏師既敗商人有以存夏為心

者抱其寶玉奔潰于三朡湯使收之復納于夏社宜

矣夏之寶玉亦猶商之祭器也說者乃謂湯自取之

似未必然也夫楚不以白珩為寶彼不殖貨利之君

而肯以是為寶乎嗟乎典寶之書亡使成湯存夏之

美意不得昭見於後世為闕典也惜哉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之班師至于大坰史記則謂之泰卷按地志此地去亳為近仲虺不待至亳而為此書其急若此非徒勉湯也蓋欲釋天下萬世之疑而破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心也昔者宰予聖門之高弟其心非真欲短喪也以為生逢聖師一言足以定萬世之事非此而不求其決後世必有安於素冠之刺者矣仲虺之志

蓋亦出此夫以湯之順天應人當時天下固知非其本心也苟吾不因其有慙德之言而明著之則萬世之下亂臣賊子寧不以吾君藉口是故反覆其辭無所隱諱必期天下萬世曉然知之皆曰以湯為順天應人之舉猶有慙德下此者其可為乎此仲虺之志也昔洙泗諸子與吾先聖人難疑荅問於古聖賢罔不商論獨無一言及伊尹相湯之事或者疑之豈非此書具存不必置辨於其間耶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書有巢伯來朝巢在吳楚之間其曰南巢當矣桀奔

于巢湯不窮追之故曰放也昔驩兜在崇山太甲在

桐宮皆遷之而已今此書直曰成湯放桀于南巢雖

當時出于伊尹之謀夏民之怨然不因湯伐何由有

此至是成湯為法受惡可也其曰惟有慙德湯之心

則然天下之論則不然也鳴條之誓曰非台小子敢

行稱亂觀湯此言則知其心非特恐來世以為口實亦恐今世以為口實也其惴惴若此聖人何樂而為誠出於不得已也仲虺此書表裏洞然足信後世有聖人出因而申之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前有仲虺之誥後有孔孟之言此後世亂臣賊子所以不得引之以自文其惡也嗚呼非成湯之聖何以感召仲虺非仲虺之賢何以發揮成湯苟其不然則後世之攘攘僭竊者皆得自列於

其後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凡人之心憂愧不已志屈氣沮於有為之功必將怠

惰而不振仲虺懼焉乃為此書以開廣其心使之不疑其已行而勉勵其未至伊尹之功所以能成始而成終者仲虺之力也夫民生㝠㝠嚚不辨理懵不知事至於渴飲而饑食好安而惡危乃不謀而同出於天性天故為之生聖人出乎其類抜乎其萃使就而聽命焉茍無君德何以保民故泰誓亦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惟天生聰明時乂之意也桀之昏德不聰不明也民亦何辜其墜於塗炭天實憫

焉是以不得不生湯以救之勇者見義必為智者沉幾先物故能趨時赴功無畏懾懦怯之氣有果斷英武之為逆夫優柔不斷失機會而敗大事者觀之則知湯之有為是天錫也其表正萬邦繼禹彌成之地與禹雖相望於數百歲若親相授受亦理之必然者典常也民心雖無常理之所在率是而不違此應人也天命雖難忱理之所在奉若而不逆此順天也夏王之罪罪在矯誣不順其道而逆之謂之矯不畏其

威而欺之謂之誣以此布命仰有愧於天非順天也俯有怍於人非應人也茲上帝所以不善其為改命而授商也湯何歉乎哉夫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爽者背也師者衆也彼夏王既背違其衆民將顛倒紛糅莫之適從讒諂面諛之人進則簡賢而附勢者不可勝數衆邪羣枉之門開則忌直醜正之風熾吾止有國以事夏尚若苗之莠粟之秕皆欲芟薙播棄之矧吾君之德世所稱譽罔不聽聞則其不容於世益甚

矣湯之君臣寄命漏刻非辜之懼民孰不懐而湯則順受之而已仲虺非不知湯為此舉出於不得已而必為勇智之説以誘之所以開廣其心使之不疑其已行而勉勵其未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

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者執其兩端至於立賢無方則用其中矣此聖人之大德也蓋方喜怒哀樂隱於未發之前其所謂中孰從而見惟舉其兩端始得見中也聖人執之而能用此成湯所以立賢無方衆人執之而不能用此子莫所以猶執一也用之如何如權在衡事事期適於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夫

聲色之在人如形影之必相隨也愚者溺之而忘反智者畏之而欲離皆非中也湯則不邇而已貨利之養人如魚水之必相資也貪者徇之而賈禍廉者棄之而不郵亦非中也湯則不殖而已是二者聖人之中制也德懋懋官爵有德也功懋懋賞祿有功也人君所用必功德之人則宜乎求備矣人君所恃有富貴之權則宜乎自賢矣湯則用人惟已不求備也改過不吝不自賢也是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寛者無

不宥仁者無不愛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兆民信其慈矣今也十一征而無敵干戈所徂室家相慶慈故能勇也豈非成湯能執慈勇之兩端而用其中乎賢者佑德者輔忠輸於隱我則顯之良不自達我則遂之是謂福善福善則善者勸矣惡者何所懲乎今也弱則兼之使有立昧則攻之使有明亂矣從而取之所謂置君而後去也亡矣從而侮之所謂興滅而繼絶也凡所以昌吾邦者推其亡同其存使不失於偏而

已又豈非成湯能執勸沮之兩端而用其中乎仲虺贊成湯其辭所引抑揚反覆無過不及是知人君之大德果在於用中也堯曰咨爾舜在是也舜亦以命禹在是也仲虺勉勵之意以謂吾王距堯舜禹雖數百歲至於用中若合符契今而承三聖之統享四海之歸亦何歉乎哉成湯至是可謂對百世而不慙矣何虞慙德之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純亦不已之謂也仲虺始以是誥王王乃立言以廣其說至於盤盂之間亦有是焉從善如流於是為至茲所以懷萬邦也夫以常人之情耷顧既伐昆吾夏桀皆已即罪由七十里之小而享天下之歸宜乎志滿意得矜誇

方盛湯也乃有慙德之言則志自滿固非所慮矣仲虺於此猶以九族乃離懼之可謂切直矣夫湯之懋昭大德是所謂允執厥中也建中于民是所謂敷錫厥庶民也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大德者必得其位皆以其能用中也用中則王者之能事畢矣而仲虺方覬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是以中材之主望湯也豈仲虺謂其君不能哉殊不知此為後世設也使聖人自以為聖而跌宕於規矩之外其自為一身則可後

世庸常之君何所取法哉故凡聖人事以義度心以禮防者皆有垂裕之心者然也矧湯即阼之初已有恐貽口實之慮則垂裕之道固所常懷仲虺亦因而伸之而已予聞者仲虺所聞於古而云也説者乃取湯於伊尹學焉後臣以為能自得師之證似未廣也夫湯既有為善之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皆吾師也又何獨伊尹哉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為善蓋非一人之力也彼謂人莫已若與夫好自用者

則固不可以語此矣且以湯之允執厥中豈不能慎厥終惟其始能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亦豈不知欽崇天道而順其殖有禮覆昏暴之意哉是知仲虺此言非為湯也欲使湯為其孫子立萬世之法爾故其終必曰永保天命也其曰永保欲創業垂統為可繼之道故能傳世永久無若夏桀之矯誣以失其信也然則仲虺之於成湯可不謂社稷之臣乎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既黜夏命所謂革命也復歸于亳有以見成湯過人遠甚彼其子女玉帛非不多且美宮室臺池非不崇且麗曾此勿有而復歸先王之故居其志可見矣萬方百姓聞成湯之風見成湯之志故一言之發天下信之苟惟得其都邑而自有之彼萬方百姓豈不皆曰凡吾君之所以血誠請命者皆所以自為也居是時雖家置一喙以告之則其聽者亦鮮矣後世之君

故有入關而秋毫無所犯者豈亦微得成湯歸亳之遺意乎成湯既入夏民始莫居咎單賢臣也為湯司空作明居之書所謂度地以居民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誕大也以萬方之衆而視予一人無異太倉之一稊

米惟予得其大者可以包萬方故萬方惟予一人是聽也域中之大莫大乎道其次莫大乎天天法道道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即吾性分之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天之所以為天用此道也故一陰一陽慘舒生殺不失其平而化育行焉惟皇上帝者皇以道言上帝以職言天之法道者也降衷于下民者天以是中運于上人受之于内故謂之衷也必曰下民者以天之賦授初無貴賤貧富之殊

秉彜之性人人無待於外故雖下民皆有常性也克綏厥猷者猷性之美也必待我后克綏之者以衆人梏亡而失之聖人則未嘗失也堯薦舜舜薦禹而天受之以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未嘗失故也今成湯敷暢厥辭使天下萬方曉然知吾真得是道凡吾之所以得天下者出於皇天上帝之所畀付使吾為汝克綏厥中以明其所固有則萬方之聞之者孰不反身而誠怳然悟釋然喜歸根復命得其常性之

所在若羈旅之人忽返故鄉其心悅誠服盖可知矣彼必皆曰天能賦我以中而使我復于中者吾君也又孰敢不聽予一人之誥乎然則王言之大宜無大於此矣抑嘗論成湯於伐夏之功或曰惟有慙德或曰慄慄危懼是未嘗敢自有也至於闡大中之道明皇天之所以相授受者乃無謙沖退託之辭盖成湯既已知天之所以生我者凡以為萬方有衆也又奚以多遜為哉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案此節講義原闕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俾之為言使也上天神后使予一人輯睦安寧爾邦家然猶未卜天意人心果如何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如將隕于深淵湯之心果何樂哉以此知湯本無意於天下不得已而受之爾若以常人論之以諸侯而得天下宜乎志滿意得驕矜自大何畏乎天下

不服而湯乃惴惴然若無所容其身嗚呼而謂湯有意於自陑之戰真厚誣哉湯之本心既已昭著於是乃戒諸侯凡我造邦之諸侯同成此事無從匪彝無一非法也無即慆淫無傲慢驕淫也各守爾之典常以承天之美意而已固無改作也爾有善我不蔽當章明暴白之至有罪則朕不汝揚朕自當之不敢自赦以此自處知我者其天乎故曰惟簡在上帝之心如是則萬方諸侯敢不虔恭而聽命乎既已戒諸侯

矣又告萬方曰其爾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夫萬方皆自作之孽而湯招之在己至己有罪則不以累萬方傳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此之謂也嗚呼者歎辭也尚克時忱者信也信我此言我乃能圖厥終不然則未保其往也此湯之謙德也夫我之德天既信之人既信之而尚憂其不信豈不過計也觀湯誥一篇知湯真懷慙德懼天下之不我信

誠心惻怛勤勤告諭唯恐一人疑其迹也然則湯果何心而為此哉事危勢迫天命所歸人心所予不得已而當之爾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應者應之而已順者順之而已何容心哉若謂湯武有一毫包藏覬得天下之心則是誣湯武也其臨戎誓衆之言伊尹太公為之不可以為實也是故順乎天而應乎人先聖人獨歸湯武以湯武無心而得之云爾嗚呼學者知應順之道出於無心迫於不得已然

後可以白湯武之心於萬世之下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終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按史記太丁湯子也未立而卒外丙太丁之弟未立而卒仲壬外丙之弟復立四年而卒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矣然而孟子止言其年者方對國君而敘商之子孫其死亡之亟亦人主所惡聞故隱之也而漢儒乃謂成湯既沒太甲於次月即

位改元非也故不得不辨太甲湯之長孫繼體而立

建元建國禮也伊尹既為上宰受成湯付託之重彼

二君者享祚短促不足有為太甲受君將以責其為

君之德於是作訓三篇亦大臣受遺建立之本體也

肆命者陳天命也徂后者監于往古明后也二篇亡

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
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
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
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按此篇講義永樂大典原闕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講義卷八

宋 史浩 撰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此書序也伊尹方立太甲勤勤作訓冀其為明君也不明則昏矣昏君何以主天下伊尹至是不得不使之居廬而自怨自艾也至於思庸庸者用也既思復用則欲聽伊尹之訓巳也伊尹之志得矣故此書備

載其所以處仁遷義之實則太甲謂之賢聖之君可也雖然以臣放君可乎惟伊尹知太甲必能改過故其廢放之際自信不疑然則伊尹豈可以尋常受遺大臣擬議哉向使太甲無可教之資放而不反伊尹之罪大矣此太甲三篇所以不得不作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

此史官之辭也阿者保順衡者持平阿衡之號若呂

望之稱太公也使伊尹自稱其號而以不惠歸之嗣王豈非怨詞乎是知史氏紀作書之由故有是言非伊尹之言也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莊周稱伊尹曰强力而忍垢想見當時之人不知伊尹者紛紛之言必不少恕伊尹忍之以成事業此所以為自任也然伊尹之心知湯可以受天命既强之以伐桀得天下於順應成大功於頃刻使斯民復見堯舜之盛伊尹之所操持藴蓄已見效矣苟嗣王不克終厥德而敗乃翁事則伊尹前功俱廢矣成湯所以託孤之義何望哉是以强力堅忍以身當天下之謗而不辭卒之太甲處仁遷義而商家數百年之祀

自是而延伊尹豈患失保寵之徒乎盖以常人當伊尹之時有去而已伊尹之不去知力足以回嗣王之心吾而捨之為德不卒矣是以寧為頑鈍忍耻而必立太甲於無過之地也孟子尊之曰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又曰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若孟子者可謂知伊尹矣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眷也諟許也天之明命眷許成湯遂能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一言以盡曰敬而已矣敬德之聚也是以天監厥德用

集大命而使之撫綏萬方也辟君也克左右其君宅居也師衆也左右其君居集其衆既在尹躬矣嗣王丕承基緒亦在尹躬也伊尹可謂聖之任也先見於西邑夏者夏都在亳之西指其方而言之也言夏之君臣以忠信為周故能克終君不克終相亦罔終伊尹之期嗣王欲其君臣俱有道也嗣王戒哉祗爾為君君不君則辱成湯矣故曰忝厥祖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惟庸思庸也太甲一聞忝厥祖之戒乃能思庸以聽伊尹之訓已不可不謂之賢君也然既聞矣當尊其所聞念之不能忘可也今乃曰罔念聞是太甲猶從而心猶未服也伊尹能逆知其意故又引先王之勤勞以感動之其曰昧爽丕顯旁求俊彥啟迪後人者

蓋言昧爽向明也丕顯大明也成湯自昬至曉不遑安寢思求俊美之士所以開導嗣王也如此可墜厥命以自取顛覆乎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是其先務也雖然伊尹此書方欲回太甲不明之心豈無他術而必以儉為永圖何哉蓋儉德之共也夫惟儉則玩好弗寶嗜慾弗親中之所存湛若止水萬務之來應而不亂茲實治心之要術也堯舜茅茨土階是德也大禹菲食卑宮是德也乃祖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亦是德也嗣王謹之豈不可以為長久之圖乎謹之猶射也括在弦機在手苟不虞乎方張之時而省乎將釋之際則於先王之準度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故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既能如其所止而欽焉是吾之心術正而知止其所也又能率先王儉德而行焉是射而中的也如是則豈惟尹心悅懌抑嗣王亦有萬世無窮之聞此惟朕以懌萬世有辭之意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宫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宫居憂克
終允德
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太甲之未克變豈
若後世愎諫遂非而果於不義者之所為乎心之所
思尚有纎瑕微累未能盡去云爾伊尹事君如良醫
用藥必欲去疾之根柢而至於十全然後其心乃安
故當未變之時求其不義而攻其性習將使嗣王擺
去舊染脫然如洗心換骨捨愚而即賢由狂而作聖

乃可謂之變也凡人之生性無不善上智下愚卒至
背馳非性本然以習而相遠也堯舜之聖性也桀紂
之惡習也習之既久安得不與性成人能及其未遠
而變焉此所謂不遠復而善補過也伊尹知此既使
嗣王弗近於弗順是遠罪也營于桐宮又使嗣王密
邇先王之訓是遷善也遷善遠罪豈終迷而弗悟者
哉故曰無俾世迷此伊尹以先覺覺後覺之效驗也
至是嗣王始往桐宮廬成湯之墓以盡居憂之禮又

能念成湯之勤勞而求克終以信其德嗚呼伊尹之格君心非有點鐵成金之力安能使嗣王克變如是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尹以冕服迎王歸于故都冕服祭服為朝于廟也想見伊尹之心知太甲已能處仁遷義企及成湯矣故敢以朝于廟也方其奉王在廟拳拳然思湯所以託孤之義而已所以許湯之心幾乎不濟矣今而獲以聖賢之嗣來朝于庭如奉君之寳玉出使千萬里外無所玷闕復歸之君豈不歡喜慰釋乎而太甲當是

時亦必自知苟非伊尹之勤勤雖求為中材庸主不可得而况得見今日乎君臣之間相感之厚相得之歡可不言而喻也昔五子之歌述皇祖之訓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成湯之心豈外是哉今嗣王賢聖矣可不告以先王所以傳付後嗣之本意乎后君之繼承者辟君之法度者民非君不能相正以生后非民不能臨制四方皇天於商眷佑未衰故使嗣王克終其德豈非萬世無疆之美耶太甲於

此既已覺悟當追省昨非以自首露言予不肖是不明于德之故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而名禍于其身也使天禍我猶可禳免禍自已名何可逃耶既往前日也背師保之訓不聽伊尹之言也厥初之不善今已自悔矣則正救其惡豈不有望於將來其曰圖惟厥終實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湯之典刑於是乎在成湯之靈顯顯在廟實式臨之嗚呼賢哉嗚呼聖哉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既悔過責躬求正救以圖終伊尹得不舉修身協下之要以告之乎修其身使信德協和于下惟明君能之古我成湯以民為子惠及困窮夫困窮之人宜若可緩矣殊不知哀矜無告隂隲下民天道之常

有王者作能惠困窮乃合天道堯之告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成湯繼三聖之道子惠困窮在所先者則民服其命無有不悦有邦厥鄰咸起來蘇之徯固其所也太甲既率乃祖攸行懋乃后德動視成憲不敢豫而廢時亦不敢怠而忽事上而奉先思孝下而接下思恭思者心之官也思既得之至於耳目之官亦罔不致謹焉孰不為視不遠則不足為明視乃厥祖甫非遠

乎孰不為聽不德則不足為聦聽伊尹之訓已庸非德乎嗣王至是變習成之性無不義者而尹亦承王之美為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懐懐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易曰重巽以申命申者重之義申誥者以其所言重告之也伊尹之於商可謂社稷之臣矣常人之心諫於其君而不用則有去而已不卹其君之如何也今伊尹幸太甲用其言而底於賢聖矣猶恐太甲折節於將恐將懼之際而解體於將安將樂之時故以已陳之言重複告戒譬如良醫治疾疾既去矣慮其保護之失時而疾疢之復至乃告之以休養調適之方期於長享安平爾此一篇之大㫖也夫為君之道上

膺天命下受民歸而中享祖宗之佑命之靡常也以
敬故親民之難保也以仁故懷鬼神之無常享也以
誠故格如是而得天位豈不艱哉彼其慄慄危懼若
將隕於深淵誠以造次顛沛未嘗不興念於此三者
循是三者德也故能為治否則亂矣古之賢聖之君
雖世之相後地之相去千萬之遠至其為治若合符
節以道同也其興必然彼桀紂之惡敗端覆轍不謀
而同其亡亦然嗣王誠能鑒敗亡之軌轍而求賢聖

之用心始乎是而終乎是豈不為慎厥與而為明明之君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始戒之以慎乃儉德中戒之以懋乃德末戒之以懋敬厥德其誠愈至其言愈詳愛君之意有加而無已也謹則知所擇懋則知所修敬則知所守德至於守

則可以終不變也湯用是德克配彼天今王嗣有令緒可不監此以法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也葢人君脩德不過别白善惡善惡在人始之相去若毫末終有胡粤之殊則吾始行一步可不謹乎是故知稼穡之難則於民事不敢輕知天位之難則於大寶不易處人君嗣位之初非不知此理亦非不知致謹也奈何世已治安矣民已富庶矣四方之貢賦極水陸之珍於口體内庭之

器用誇玩好之異於耳目耳目之所接日新口體之所奉益備此心侈矣此志荒矣崇臺榭騁田獵朝歡娛夜宴樂日肆於淫荒之塗溺而不知流而忘反向之民事不可輕之心天位不易處之心已喪之矣雖有善諫不能入也然則人君豈可不以始行一步為標準乎苟慎終如始將與堯舜同條共貫猶吾成湯也捨是則皆始於堯舜而終於桀紂爾嗚呼後世堯舜之治何其寂寥而難得也坐朝之君引堯舜以望

其臣進說之臣舉堯舜以譽其君咨嗟景慕似真不可及殊不知嗣位之初此心即堯舜也誠能充是心堅忍而力行使終始惟一堯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伊尹告嗣王以慎終于始可謂得致君之要術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道本無形視不可見求之於事當於理者是也夫忠言逆耳非遜耳也逆予心也阿諛順旨非順旨也遜

予志也誠能從其逆予心者求之其背於理歟苟不背理雖吾心不悦其益我之言也何為而拒之又從其遜予志者求之其合於理歟苟不合理雖吾志所悦其蠱我之言也何為而受之堯舜之命納言聖䜛說不過於此矣伊尹告太甲終於堯舜之道豈非其本心乎今夫人臣食君之禄享君之爵非不知阿諛足以保富貴安榮也誠以所學者堯舜之道苟其君不堯舜吾不得為臯夔稷契死當與草木俱腐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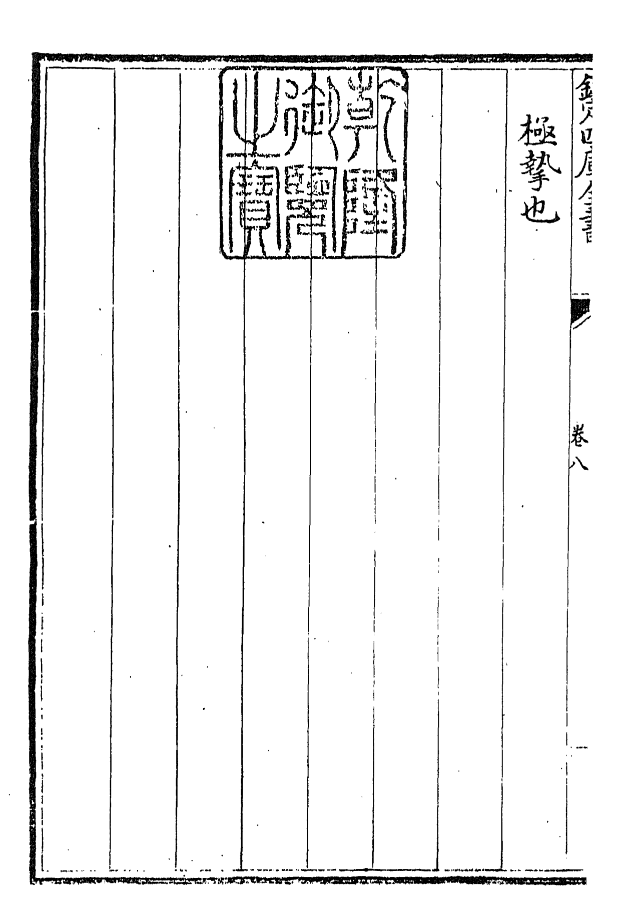
名於世哉雖爵禄愈崇厚而吾心益媿耻是故拳拳然責其所難而勢必至於犯顔逆耳也人君於此可不求諸道乎彼不病狂安肯捨富貴而就貧賤捨安榮而就危辱耶盖嘗論之天下之善言皆不悦於耳天下之善事皆不便於已人君不欲為堯舜則已如欲為之從其不悦於耳者聽之從其不便於已者行之則日加益而不自知堯舜之道不難及也伊尹以此授太甲可謂學道之祕訣也言雖拂意而合道忠

言也當聽之言雖順意而非道甘言也當察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既言求道之要今復徑指人心之所同然者告
太甲太甲至是即道愈深可以語此矣傳曰天下同
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夫弗慮胡獲慮雖百其致則
一弗為胡成途雖殊其歸則同人但見其有思而獲
有為而成不知本於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至

於獲也成也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爾伊尹又恐太甲不悟其言直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夫元者始也良者其善心也以謂一人能寂然不動不失其始善之心則雖曰從事於天下之務有所不思思無不獲有所不為為無不成一言以蔽之曰當理而已夫惟當理則萬邦安得不正乎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夫無為而靜實寂然不動之時也苟當時自失其元良之心安能至是哉人君得是道

故能虛心以監先王之法虛己以來天下之言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無有也人臣得是道故寵至而若驚功成而不宰所謂以寵利居成功者無有也葢君恃辯言以亂政則臣下非引去以全身必緘默以保位矣臣恃寵利以矜功則人君非疑其弄權必惡其貪鄙矣君臣之間方且內懷疑懼如是而欲為堯舜之治是猶卻行而求前也其可得乎捨是二者則邦其永信其休德矣嗚呼此伊尹所以致君於堯舜之

極摯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講義卷九

宋 史浩 撰

伊尹作咸有一德

德惟治否德亂則德者固治天下之大要也一德者德之有常而不變者也夫水不變故謂之天一火可變故謂之地二則一德者常德也君有是德可以為聖君臣有是德可以為賢臣堯舜禹有是德而臯夔益稷之徒亦有是德故能成至治之世自是厥後君

或有之而臣不能進於此臣或有之而君不能進於此則咸有一德真絶世難逢之會也伊尹得不舉是以為訓乎雖然伊尹將去矣而以是為言誠欲使太甲堅持是德自託於伊尹而求如伊尹者相之則伊尹所以致君如堯舜者前有成湯後有太甲其成效豈不巍然上與臯䕫益稷之徒同為不朽後世讀此書當知君臣咸有之為難得苟有焉不可相捐於中道而使堯舜之功不成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伊尹避夏桀於莘野知亡也放太甲於桐知存也應湯聘而起知進也復其政而歸知退也四者既備庸非聖

人乎古之聖人治定功成不敢自恃而以德為言者知立功非聖人之得已若夫德則可恃以為無疆悠久之道也故其告歸之言必陳戒於德然德有大小有吉凶人君之治天下所恃者大所趨者吉其要在於常而不變也葢上有難諶之天命諶信也惟其難信是以靡常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吾有常德足保厥位所以當天命也厥德不常雖巫醫不可作況有大寶乎九有以亡言九州皆非我有也夏王弗克庸德

庸常也不常其德至於謾神虐民夫神之所歆者馨香之德所好者正直之德今也慢之神無據矣民之所歸者撫我則后之德所悅而誠服者不恃力之德今也虐之民無所依矣皇天弗保是謂靡常其亡九有之衆也宜矣天乃監觀萬方開道我命眷求一德足以君天下者俾作人主焉則神有據矣民有依矣然則常也庸也一也皆其不變之德也其言雖異其

旨則同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徳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徳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徳徳惟一動罔不吉徳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徳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徳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伊尹之於湯可謂至相得矣伊尹之於太甲可謂至不欺矣方尹在畎畆中湯固以其元聖而聘之五遣相桀而不用夫始既為桀求材則君臣之分未嚴而

師友之道夙著故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益可見矣及夫自陑之戰尹自任以伐桀湯仰成焉而已故書序不曰湯用尹而曰尹相湯今既復政嗣王將歸矣此志不白將無時也故直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言尹躬者以明湯之相得也夫人臣事君貴在不欺若使尹不自白此志太甲何從而知亦何從而信自言咸有一德者以見尹之不欺也不然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尹得堯舜之道者豈不識君臣之分而髙自標置如此何哉惟其出於不欺是此書一作太甲信之天下信之而後世亦信之也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者天命不可欺而得也以其真有一德天心予之天命歸之使湯不得尹天命未可知也天命既歸則有九有之衆革夏之正朔固其宜矣夫天之眷求一德甚於人之求天也民之求於一德甚於饑渴之求飲食也求而得之惟恐其二三以敗德幸而終始不變喜可

知也則享天佑受民歸固理之常非天私於商而商求於民也德以一而不變無所往而不吉以二三而變則始勤而終惰始聖而終狂始賢而終愚始治而終亂矣天之災祥豈天自作君自感召爾人君其可不修德乎德何修乎修其善而已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好善如好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豈能變哉是以謂一德易言餘慶餘殃在積善積不善實德也故與此書相表

衷今嗣王新服厥命當何為乎惟新厥徳而已徳不變故始終惟一一故日新也天不變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生生化化新而不停君法天者也終日乾乾純亦不已日加益而不自知此所謂時乃日新也茍其胷中萌一不善則是吾徳有間斷有間斷則前功俱廢豈所謂日新乎嗚呼嗣王可不念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徳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伊尹既告太甲以君臣同德格天之道其拳拳愛君之誠不能自已又授以任官用人之法夫人君一身深居九重内有左右近習外有百官有司今而欲使百官皆賢材左右皆其人豈不甚難乎曰有一德則甚易苟無一德何以知人彼夫大姦大邪者有類乎忠直便辟側媚者不顯其過慾人君何從而得之亦覲諸其人而已矣夫從容引君以當道造次納君於禮法輸逆耳之言忘犯顔之禍此為德乎為身乎樂

於興除勤於撫字寧以身當刑辟不以害及生靈此為民乎為已乎夫既進其為德之士則懷詐挾術欺君媚竈阿諛順旨竊位以全身者退矣夫既進其為民之士則淫刑酷法視生靈而不邺剝膚椎髓結權豪以求援者退矣外而百官有司得賢材則外朝之政事無不舉内而左右近習得其人則内朝之閒燕無不正豈不為堯舜之君乎雖然知人之哲帝亦難之取人之際可不其難其慎乎我以為德為民而取

士安知彼不興崖異之行矯飾之情以赴一時之好尚乎故當察其和而一者任用之則盡之矣葢和則不為崖異一則不為矯飾惟和惟一伊尹其人也然則必若伊尹者然後可以相太甲太甲其可忘之乎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伊尹之言一德說者知其為不變之德矣然不知何為而能不變是以至此直指其所以為一者言之夫君子之進德知有所慕而為之是以謂之師然所主

者善而已何常師之有使其不主於善是所師者或凶德也知主善矣苟不協於克一則有時不當矣主善在乎克一而已使其不協於一是所主者或二三其德也夫一者何也善之異名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傳曰道生一一之與善其生於道者也其繼於道者也道降而有德則一也善也所以為德也克一之善非惡之對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夫無處而不當是克一之善豈惡之所能對哉無所對則為一也明矣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聖人得之則為天下正堯舜禹之相傳者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成湯伊尹之相得者此也故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然則一者道之見於日用者然爾是故謂之德古之人所以據璿璣以觀大運據會要以觀方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以得道而用一也一者十百千萬之祖也自此以往巧

歷不能得非執此以御之則紛紜錯亂無所主矣苟以一為主則無往而不可故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也傳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知夫一之用者也若夫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是一之本也此可以言道而不可以謂之德方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何者為一此所謂道也故繫辭語道而曰繼之者善老子語道而曰生一也自是而出有一矣有一則兩端具矣是以堯舜禹湯

能執其兩端用中於民用一之謂也用一則無所處而不當是故謂之善善則成之者性是故謂之德伊尹推原德之本在乎克一可謂得道者之言也太甲於此當恍然思渙然悟則堯舜禹湯之道傳矣嗚呼伊尹可謂愛君之切至矣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覲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王者心既得一默與道會其言之大天下莫能載焉蓋道無形也惟無形故能包括有形雖天地亦不能遁由是而發號出令當天下之理合天下之心不置一毫喜怒之私一以盡天下之公願則其言不既大矣乎且王者以一身之微託乎四海之上九重深密下情易壅苟非託之言語號令其何以達四方萬里之遠乎然聖人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久也若乃

言出於不思令出於不謀一人言而行之一人言而靡之民方且駭然疑慼然懼而不知所適從安能知其言之大乎俾萬姓知王言之大乎以其言必由衷令無反好故信之也信矣然後能感動其思慮鼓舞其精神而使之丕變反觀内照各自知其中之所存以心度心見王者之心知其出於一也知出於一則非商求於下民民歸於一德矣其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固理之必至也蓋天下者先王之天下

禄亦先王之禄吾以一德而克綏之是以能長守其
社稷民亦先王之民吾以一德而永保之是以能長
享其愛戴先王之禄既已克綏則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矣七世之廟先王也於我乎觀德斯可以為成湯
子孫矣烝民之生既已永保則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矣萬夫之長諸侯也於我乎觀政則可以為天下君
矣伊尹又慮太甲志滿意得而輕視其民乃曰后非
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以為凡君之所以為君以得民

也民始信其言終知其心既得其民矣益當謙以居尊使民咸仰則自廣以狹人無有也夫匹夫匹婦至易欺也猶且慮其不獲自盡而切切然戒之以為民主罔與成功則伊尹自任之重無一夫不獲於此可以見其本心矣太甲得伊尹之言已能信而行之故周公稱之曰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則匹夫匹婦不獲自盡非所慮也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則民主罔與成厥功非所慮也伊尹

之望太甲者於是塞矣嘗謂孟子七篇言舜伊尹最詳而舜伊尹出處大畧亦相似故尤致意焉方尹之在有莘初無意於世其與舜之將終身何異及其應聘而起為湯立一代之制曾無退託謙遜之意亦與舜若固有之無以異也孟子慮後世以舜尹為既得富貴而不知止也乃說瞽瞍殺人伊尹以割烹要湯之問以明舜尹之心其言曰舜視棄天下猶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又曰

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夫瞽瞍未嘗殺人伊尹亦未嘗割烹而孟子設是問者蓋欲天下後世知其應世皆出於不得已而非其本心也至於釋然捨去罔有吝色適來適去付之本無而已然則伊尹告歸之書豈虛言哉嗚呼知此道唯舜伊尹而識舜伊尹者唯孟子而已論至於此伊尹不謂之聖人可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也伊尹以道事君天便之壽自克商至
沃丁已五十有三年伊尹可謂享上壽矣咎單賢臣
既訓伊尹事則是順伊尹之法而不變也伊尹勤勤
於太甲者惟急於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已太
甲既已用之而其子沃丁又能遵用先王用賢之道
以用咎單咎單乃能守伊尹畫一之訓可謂盡善矣
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於巫咸作

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太甲之不明可謂違德矣而伊尹以一德訓之是豈謂其君不能者哉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謂其君不足以有為而不為蓋天以治道望人君彼雖背理傷道未嘗不欲其改過也是以克生賢臣使之扶顛持危茍人臣有能使之改過天豈不佑之乎伊尹能當天意者宜乎有伊陟為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孟子曰賢

聖之君六七作太戊所以得為賢聖之君豈非能用賢乎是以巫咸伊陟皆在其廷也桑穀二木連榦而生一夕而盈拱野木而生於朝丘墟之象也伊陟恐懼能贊於巫咸太戊恐懼能贊於伊陟君臣之間遇災而懼所以能弭天之祥延商之祚也

仲丁遷于隞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亳之地介於河河既屢决亳不能居則桑穀之祥至

是應矣仲丁太戊之子遷于囂河亶甲仲丁之子復遷于相祖乙河亶甲之子既遷于耿耿復圮焉史記謂復遷于邢未之詳也然囂也相也耿也邢也或在河之南或在河之北雖河水屢決而屢遷終不敢遠亳而居有以見商之子孫重先王之故都戀其宗廟社稷不忍遠去也傳曰商人明鬼明鬼尊祖之義也此三篇者皆以遷都之意告其民卒之盤庚復歸於亳於此可見商之子孫不得已而去故都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此史氏紀盤庚遷于亳告戒臣民之詞也夫王者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是故其所向背子孫趨之而不敢忘此家法也商自成湯從先王居而都亳作帝告釐沃之書以遺後世商之子孫知先王之居不可不念雖河患屢擾而終不敢遠去卒之盤庚復有都亳之心家法使之然也然則創業垂統之君施為措置其可頃刻不為後世法乎觀此序云將治亳殷重其能

復舊制也序書者又曰民咨胥怨何哉夫民生何知其所視以為向背者世家大族也彼既習於傲上懷土重遷民安得不翕然從之傳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豈不信然是以三篇之意戒其民之辭少而戒其臣之意多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之遷于亳民已去亳日久懐安而不知後害故皆不肯適其新居盤庚乃率聚籲呼其憂慼之衆出誓言以告之曰我王祖乙之遷既宅于耿耿圮當遷乃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言其始意未嘗欲遷

也然民終不能相救以生乃卜以考之曰彼之圯者天也其如我何先王有服者言自成湯以來五服之地悉惟商有何所不可為都而所以恪謹天命不敢寧居河屢決而邑屢遷於今五邦而終不敢遠亳以居實由念我先王受命始于亳故也宗廟墳陵在于亳故也我若不承古以復先王之故都民愈無所依憑天將絕命於我不可知也矧若從先王之烈遷于新邑則如顛木之有由蘖夫木之就槁日見焦枯爾

若仆於土則有再生之望今不遷則就死而已苟遷之天其或者再永其命使我紹復先王之大業也昔成王作東都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此天下之喜可知也想夫商之先祖辛盤庚有遷毫之心七廟之神靈將於此乎再安畿甸之民庶將於此乎還定天下之諸侯將於此乎和會矣則底綏四方盖理之必然者其為利豈不一勞而永逸乎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之於民可謂曲盡矣常人欲有所為信其意之所向不與民謀也今盤庚將指亳而都乃先告教斯民率自在位以常舊所服事者為之法度不惟新今

以駭民耳目亦不杜絶小人之箴規而小人胥怨之言乃得以達於上也其命乃衆則世家大族皆在也悉至於庭而重言之王若曰者傳告之辭也格汝衆予告汝訓汝今不聽予遷是其心不與予同汝當革其非心無為傲忽洛怨之言聽予安康悠久之策乃陳古以驗今謂古先王之時圖任舊人共政皆老成之人各能正色率下下無不從非若汝輩動民以浮言也故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欲有所為先告於下

君既不愚其民無有葢藏播廷之告使民先知是爲大敬於民民亦灼知先王之意罔不大變舉成湯以後遺風餘烈所以責今之諸臣不能尚有典刑而聒聒然不諒予意起信於小人險陂膚受之言予又不知所以不平而訟者何事非予自失其德乃汝蓄其凶傲之德不懼予一人也盤庚至此豈惟責其臣亦自責其不以嚴致治也予若觀火火之炎炎苟不撲滅將有燎原之禍民之悖德非上之所建置苟不即

治之將並陷於刑辟是予拙謀使汝至此也嗚呼盤庚之心成湯之心也成湯自陑之戰民亦出怨言曰我后不卹我衆捨我穡事其勤勤告誓初無怒之之言今盤庚之言亦猶是也茲其所以為賢聖之君歟不然肆其殘忍取謗者殺之有何不可然秦之所以亡用此道也盤庚安得而不興商乎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前既戒其黜乃心使之革心以從化也茲又教以革

心之方可謂善斆於民矣若網在綱者欲各安其位守其職無紊厥緒上下之分不亂也若農服田者欲其出力以佐上還以自養而無怠惰也網或無綱縱弛之患與農或不力偷安之計成此所以不肯從予之遷也汝能黜乃心改過而自新施其實德於民至於婚友自民而言婚友不間疎戚也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不必畏戎毒於遠邇戎毒大害也施德式均於疎戚則被澤不間於遠邇儻告以遷都必

皆知其為大利而於大害知有所避矣何者民素信汝也惰農自安重於遷徙譬如不強作勞不事田畝而望其有黍稷得乎此皆汝不和善言於百姓上以惡言鼓衆下以惡言訕上敗禍姦宄自作其孽將誰尸之汝既先施惡於民而身當其痛汝亦悔之何及相時憸民小人也尚或聽箴規之言其發詞吐論知畏口過汝反不若憸人況予能制汝之死生而敢違之乎汝有所見曷不告我而以浮言鼓動於下恐其

衆而使民駭沈其衆而使民迷若火之燎原汝勿謂
無撲滅之理我有生殺之權惟汝自作弗靖以取其
禍非我罪也嗚呼盤庚之言如慈父愛子雖懼之以
刑實未嘗用期於聽予之遷而已若夫恃一人之權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者豈可同日道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
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

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此緣

段講義永樂大典原闕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

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君民之相去亦遠矣今而盤庚使之咸造在庭又登進之如家人父子相與告語略不見巳之為尊而民之為卑此皆三代時事在後世則罕見矣三代之時君民初不相遠漢時猶未甚隔絶以一女子之言而能除三代肉刑之法主父偃上書朝奏暮召入此猶有三代遺意嗣是厥後民日以卑人主儼然南面以

臨其下君民之情曠隔而不通閭閻疾苦壅於上達宜乎治道之不如古也欲天下之大治須還是君民之情相通始得咸造在庭登進厥民此先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極治也欲識三代治體於此處可見本朝太宗時漁夫樵婦皆呼至於殿陛之前而詢其利害此三代聖人之用心也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以此兩句聳動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

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懐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懐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案此段講義原闕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

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共濟將相與沈弱於水爾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怒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勸耶患至而自怒哭至而勸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

矣何能享其身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已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懐猶豫而他人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為之續其命於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懐爾然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之愛民不為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遲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

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曉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為辭所以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汩陳於茲則先后必以我為虐汝而降罪疾於我矣高后者若今所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亦進

之以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
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者
輔也汝不比輔我自汝有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
能順其畜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
共我作畜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懐其戕害之
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荷先后
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
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燭也商民聞之必

思其祖宗如在其上矣其敢不聽乎貝玉寶貨也民之所以重遷戀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汝同位使壞之而不留則汝乃祖乃父以汝之故亦訴我於先后以為作大刑於朕孫則我亦當懼其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遷國大事也周官大詢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大利害存亡葢不可以輕舉謂之大卹大卹者大憂也今予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永敬大卹者令不可慢此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忱非不屬不暨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

既分其所為所念以從君各設中於乃心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矣患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啟行之初茍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吉者自災於厥身也不迪者舍德而不惕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於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於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於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

業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於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為乎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恩而盤庚永建乃家之說若著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
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
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奠安定之辭也居既定則郊社廟朝之位正而勞來還定安集之功成所謂綏爰有衆也戒之曰無戲以倚其身無怠以迂其心我將勉建大命自兹始也夫人危疑之際為其所沮毀銜之在心事定然後復其讐人之常也盤庚慮人情未免此疑故曉之曰今予敷露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言天子之情與常人不同今我不念舊惡罔罪爾衆汝不得共怒協

心比力以鼓讒言於我一人盤庚於此決其疑畏以安反側之心然後其治始可成矣古我先王祖乙也將多於前功欲增益前人之功也故徙于耿冀其近山而免河患降伏其凶德而嘉績於我邦意則美矣而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則河患復至是以圮焉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於此實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進於我家我乃篤敬恭承上帝卹民之命以永地於新邑蓋成湯之居亳從先王居

也今上帝復我湯之德使我亦猶成湯以居亳也肆予沖人自謙之稱也非廢爾之謀而欲為是紛紛也實由上帝之靈各不敢違卜違卜逆天命也既不逆天命當大茲賁飾於新邑矣邦伯二伯也師九州之師長五國之長也百執事之臣公卿大夫也尚冀各隱之於心諒我此意我當懋簡相汝懋簡選用其賢智而輔翼其孤寡念敬其羣衆也我不任好貨之人故無聚斂侵漁之弊於汝生生之事不敢不恭鞠養

其人使之相保以居敘欽者不敢慢也今我既進於我志若否者問其順否也我既罔有弗欽又無聚貨寶以侵奪汝生生之理皆自用鑿井耕田不知上力之所自也民德式敷使無貳志故曰永肩一心也竊嘗論古之帝王皆從民欲唯盤庚不卹民而斷然為之曰永建乃家又曰用永地於新邑非知水之絡脉安見不再圮而能保其永永乎彼自契至湯已八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十三遷之間其國之勞費民之

怨咨可想而知也子孫寧不思其故而求有以救之乎今有一家相傳以一疾子孫必能推其受病之原而考其治病之方因而以醫名者多矣此盤庚所以知水也按春秋宋災子罕祀盤庚於西門盤庚非水神安能以勝火災此其證也惜乎其詳不經見也